

米酒酿香盈夏日

● 缪奇栋

在傍晚的微光中，我收到了母亲的电话，她告诉我新酿的米酒已经放在门卫处，等着我下班后取回。当我打开她亲手递送的“特制包裹”，看到这几瓶琥珀色的液体，晶莹剔透，就如同儿时记忆中的金色阳光，承载着熟悉的温暖与味道。

晚饭后，母亲像是掐好闹钟一样准时来盯梢，问我米酒拿到了吗，味道怎么样。她提醒我说：“阿栋啊，你一到夏天胃口就很差，千万不要贪凉总是吃冰的东西。我让你爸爸帮我查了资料，说是夏天喝米酒可以增加食欲的，还可以消除暑气。”看着这几大瓶她亲酿的米酒，我的记忆瞬间回到了小时候……

母亲总会起个大早，将掺了大米的糯米淘洗干净，在水中浸泡。等糯米泡得有些“臃肿”了，她将浸泡好的米放在篮子里沥去多余的水分，再把它们放进锅里蒸煮。当一锅热气腾腾、晶亮如雪的糯米出锅后，就把它倒入大陶盆中“乘凉”。

这期间，母亲手把手地教我将酒曲磨成粉末，我负

责将酒曲粉加进糯米里搅拌均匀，直到糯米被拌得晶莹透亮。母亲笑着跟我说：“阿栋，现在咱们该干嘛啦？”我稍加思索，嬉笑道：“现在该栋栋挖‘洞洞’了！”在母亲的指导下，我在糯米中间挖了一个洞，以便让空气和米充分接触。

最后，母亲就将瓦瓮密封起来，放在一个干燥的地方，周围用稻草严密地围住。母亲说，发酵需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而且这期间不能去碰它，不然糯米会发酸，我们辛苦了一天全白干了。我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像“小钻风”一样将指令传递给弟弟：“大王说了，这半个月里，这里的東西你是不能碰的！”我奸笑着挥了挥拳头。

慑于我的“威望”，酒酿的“发酵环境”还算太平。十几天后，稻草堆里弥漫出了淡淡的酒香，这时候，新酿的米酒终于熟了。

听到母亲宣布开瓮的消息，我和弟弟都激动不已，颠颠地跑过来。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启封开瓮，小嘴忍不住

住翕动着。一瞬间，满屋子弥漫着甘冽的米酒香。母亲给我们各舀了一碗，那米酒清亮透明，口感纯醇。我们享受地啜饮着，一脸陶醉。我发现，喝过母亲亲手酿制的米酒后，原本夏日的燥热也消退了许多，食欲也不知不觉地增加了。

不仅如此，她还会将这甜美的米酒转化为各式美食，如酒酿圆子、酒酿荷包蛋以及米酒苹果汤等。每一款佳肴清甜且可口，在炎炎夏日带来一丝独特的凉意。

那时候，母亲总是拿着一瓶米酒，忙里忙外地送到左邻右舍，让他们尽早品尝到这甜醇之味。没过几天，邻居们也纷纷慷慨回馈，送来了他们的特色美食。清凉的糯米糕点、醉人的果酒，以及我超爱的酸梅汤等，这些都给夏日增添了一份额外的甜蜜。

我将米酒启封，蝉饮朝露似的慢慢吮吸。这醇香的酒液，如同夏季的甘露，浸润我的心田，带来一丝丝凉意。那是童年的味道，母亲的温暖，那是夏日里酿香盈满的深深爱意。

藕花深莲蓬沉

● 李城竺

天高落日远，夏暑不可度，即使是昨夜才下了彻夜雨，也无外乎是把空气中的热气转移到了地上，然后地热又反噬了人类。

重庆的夏天似至未至，阳光不算毒辣总被云层阴翳重重，但蒸腾的热气却从未消散，缠绕在身边惘惘然，下午五点半以后暑气稍净才敢出门。

每到荷塘丰盛时，都会想起保定的古莲花池。这个从我第一天进校门就听过的地名，却从没有见过一次古莲花池的花开，只因花开时分六七月，要么在忙着期末复习，要么在忙着回家，要么在忙着计划下一次的旅行。读书时代的六月，总是嗖地一下就过去了。

与夏天息息相关的，除了才去江南吃到的白瓷梅子汤，就是满池风荷香了。但在见到今夏的第一支荷前，稻田挂穗的模样是今日份的第一次心动。车辆驶出城，再驶上G348，马路渐渐辽阔，风景逐渐平缓，打开窗可以闻到稻田的清香，开工前的烦躁逐渐被抚平。微风阵阵，禾苗绿意济济，暖昧的夕阳和云层酿出霞光点点。稻田里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螺蛳，原来我们常吃的螺蛳粉中的“螺蛳”和“粉”是两小无猜的发小。

车开进村里，导航“荣昌八角井村乡村振兴楼”，虽然是乡道但路况很好。迫不及待停车，旁边的小狗已经朝我汪汪汪，我无暇顾及，只顾着看眼前这片荷塘。

荷花应该已经过了它最鼎盛的时代，但莲蓬却迎来了“莲”生巅峰，一个个沉甸甸地耷拉着脑袋。身边有一个来自江河湖泽边的少年，是莲蓬的十级爱好者，自然不会错过这一个等待采摘的硕果。

饱满的莲子在莲蓬上露出一点点，恰到好处地宣誓了自己的成熟，又避开了鸟儿和昆虫虎视眈眈的窥视。摘莲蓬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莲茎拔出来了，要不然没法长出藕来，当然除非你想吃的是藕带。

想夸莲一身上下和一生前后都是宝，似乎没有短板，比起来作为人类的自己，可真是无所长，大多数时候都显得如此的庸碌。但想开些，我们应该给予忙碌而非天赋更多的尊重，却也一定要做好自己平凡普通劳碌成空的预期。

路过一户人家，爷爷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槐花落了，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地罩着老两口，大公鸡在打架，小鸭子在嘎嘎嘎，奶奶一边轧南瓜准备喂猪，爷爷就这么看着她，落日余光洋洋洒洒，宇宙级的浪漫也不过如此啦。

顺着荷塘的更深远处，还有浅浅缓缓的，像梯田一样的荷塘。湾里无风，但荷花开得正艳，荷田中有一八角亭，后悔没有把琴带来，感知文人的浪漫——抚琴赏荷吟诗作画。

你去触碰荷花时，她大大方方不怯场，你抚摸她的花瓣，她也用若有似无的温存回应你；当你触碰荷叶时，他好像忘记了自己是片叶子，他把自己当成了独立于花朵的景致；当你碰到茎秆时，刺刺的手感提示你不可褻玩，但你若再强硬一点，茎秆上的凸起反而有种痒痒的触感。

橙子树在梯田的最高处，田边有壮硕的茶树和茂密的松柏类植物，一两栋小房子掩映在其中，安静得只能听见鸟儿和呼吸声。橙子树下的杂草长得很深，估计今春以来都没有打理过了，乡村总是这样吸引人们却又被大多数人所抛弃。

快七点了，炊烟也没有升起，仿佛是被人忽视的田野一样静溢存在。



高山流水

● 李海波 摄

夏光清浅牵牛花

● 阿玉

入伏，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到来了，在这酷暑难耐的夏天，与晨光相约，踏着晨曦，步入花园，赏一墙的牵牛花，是最适宜不过了。

喇叭状的花顶着剔透的朝露；藤蔓缠绕着沿壁的细绳攀爬上墙头；螺旋状的花苞羞答答地敛着，修长的花萼，似心形的叶片缀满细白绒毛；薄如蝉翼的花瓣，在曦光中清晰可见它的脉络。

它总是这朵开了，那朵又扑腾冒了出来，孜孜不倦地宣告新的一天来临了！清晨，它是深邃的莹蓝色，如同海的女儿浸满天真与好奇的眼眸，而到了傍晚，却成了深深浅浅的紫，好似流动的瀑布，只待好风借力，迸溅水花。

牵牛花也属于乡野之花，比起桃花、梨花更与孩童亲近，那是因为它喇叭似的俏模样。不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家庭小院内，皆不难觅得她的芳姿，瞧得她的倩影。

幼时顽皮的我爱摘下一朵，扎着不伦不类的马步，一手握拳，紧皱着眉头，一手将牵牛花的花瓣朝外靠近嘴中央，鼓着腮帮子，那眼神凝重得如同在战场上吹着号角，耳旁仿佛听到，号角声在凛风中剧烈作响。

奶奶也极爱牵牛花。孩提时，父母要去外地搬家赚钱，牙牙学语的我便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奶奶屋后一片小小的菜园，里面种满了红如火的辣椒和绿如碧的香葱，但最引人侧目的是绕着细绳攀爬到三尺高的木架上，堆积着的枝繁叶茂的绿意浓浓的叶与朵朵灿烂的牵牛花。多年如此，给分隔两地的家人带来诸多的欢声笑语和希冀。

夏季的白日总是来得勤快，奶奶用拔草的小铲轻轻剖开土皮，浇些水，埋下几粒提前喝饱水、黑乎乎的喇叭花种子。毛躁的我总是不时地扒开土层看看，奶奶瞧见，便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像拎小鸡似的把我提溜走。

随着太阳朝升夕落几个轮回，气温逐渐升高，牵牛花便生根发芽，破土而出，长出“心”型绿叶，娇小可爱，我忍不住用手指逗弄它，想着它会不会如同含羞草一样“害羞”起来。

接着，藤蔓从两片叶子中央抽条引伸开来，继而长出毛茸茸的茎秆，枝头不断地向上探望。只需一个月的光景便能攀爬上木架顶端，每一个叶柄处生长出米粒大小的花蕾，我料想着，要不了多久便能一睹牵牛花的真容吧，但是它却转黄萎去，我感到很失落，急忙追问奶奶：“奶奶，牵牛花快不行了，它是不是水喝少了呀？”奶奶笑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开头一批的花蕾是开不出来的，后面发育的才会更加茂盛，再等等。”

不出奶奶的预料，果然新的叶蔓较近根部的更显肥大，此时花蕾始成！这可把我激动坏了，大叫着奶奶让她也来看看。放下了碗勺的奶奶走来，看见我这兴奋的模样，眯着眼笑嘻嘻地说：“牵牛花知道你等她等着急了，所以连忙开花来见你哟。”听到这话，我心里软乎乎的，高兴得连连点头……

此时，我站在晨风中，趁着破晓，望见高举“喇叭”的牵牛花犹在，而奶奶早已落叶归根，魂归故里。恍恍惚惚中，我似乎回到旧日，看见那挂满木架子生机勃勃的牵牛花下，奶奶身披霞云，好似云中仙女，朝我盈盈一笑，温暖了我的眼眶，溢满我的心怀……

飞旋的轮子

——七月畅想

● 陈维宣

七月流火
从诗经准时抵达

太阳把自己燃成极至
锻打铁锤与镰刀

高速旋转的轮子
与大地摩擦出火花

驱岁月，激情、血液鼓足了劲

时间的牙齿咬得死紧——生之最大动力
发出巨响
发出雷，发出电
隆隆隆，瞬间滚过苍茫

地球，人类
圆与火的相交
环环紧扣，切割

一切旋转起来
空调、电扇、机械、齿轮，投入前所未有的疯狂

七月收集了多少不眠求索
凝聚信仰，遥望丰收

万物成熟，离不开烘烤
庄稼修成正果
还需历练
炎炎夏日，天雨倾盆
鸣蝉不停拉响警报

七月流火，虫声唧唧，夏蝉助威
把人类赶入江河
成蛙，成蝶，成海豚

人头攒动
水里仰望白云的轮盘，转动蓝天
一生怎么下注？

时代是一只风火轮
我的花甲之年是另一只风火轮

驾驭它们
来到火城武汉
寻找诗经的火神
在极目三楚的黄鹤楼
还是在大江一首诗词里？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把酒醉滔滔，心潮逐浪高

明天启程
我驾驭风火轮将纵深季节
进入更多的未知……

